

如果秋天有颜色,那一定是天空的湛蓝,遍地的金黄,还有阴雨绵绵下的山巅与河流,以及喜获丰收映照在人们脸庞上的笑靥如花。秋景有着厚实饱满,纵横宽博,丰腴立体的外壳,具象化呈现出一抹抹鲜红,一串串金黄,一垄垄橙红,还有一阵阵冷热交替的风声雨声……

秋后的蝉鸣,少了隐忍,多了聒噪,尤其是日落前的炸裂声了,似乎在告诉人们溽热盛夏即将落幕。路边河边的树叶开始泛白焦黄,尖端处向上翘尾翻卷,空气中飘荡起浓郁五谷和花草的香气。虫鸣如潮,枝叶窃语,泉涌水跳的自然言语报告着秋天的讯息,多彩画笔为我们安康大地描摹出一幅幅青山如黛、田垄锦绣壮阔的画卷。

享有“天上云梯”“大地浮雕”之称的汉阴县凤堰古梯田里,农人脚踩田泥,一把把将沉甸甸的稻穗“喂”进打谷机,金黄色谷粒在机身周围堆成小山状,晒成“巧克力色”的小伙子麻溜地将金色的稻谷装进蛇皮口袋,挑到院坝晾晒。水泥地面有些烫脚,拿着钉耙翻晒谷子的女主人额头、脸颊上豆大的汗珠直冒,咧嘴笑着说:“这样的天气适合晒谷,再有两个太阳,就可以归仓。”

站在田埂眺望,一坡坡一浪浪彩色的梯田,随山就势,高低切换,绵延起伏,勾了头的稻穗弯下腰,阵阵山风拂过,馨香扑鼻。过去那种“哆哆嚓”的打谷声,再也听不到了,打谷机取代了旧时的板桶。

移步皆景的恒口示范区恒口贡米文化馆前,一副“夹岸清溪稻花香,携景双梁袁庄美”的对联,格外引人注目,散发出浓郁悠远的墨香。网格化的金色田园,种植着红米、黑米、彩色大米等多个品牌的稻谷。稻禾的颜色有金黄、有墨绿、有青浓,禾秆高矮不一,成熟期不尽相同,呈现出五彩斑斓模样,芬芳田园,尽显诗情画意。

金灿灿的稻田似海浪,又似织锦,层叠起伏。身后的凤凰山脉绵延千里,青翠欲滴。日夜流淌的南沟河,蜿蜒潺潺,踩着鼓点,唱着泉水叮咚的歌儿,欢快地流进月河,奔向汉江。天上白云悠悠,鸟雀翻飞。田舍人声鼎沸,景象繁忙。以山水养米,品自然真味。一望无际原野上,新农人手扶稻穗的笑容越发灿烂,水稻收割已近尾声,院坝里晾晒着厚厚的新谷,过往的人们都忍不住捧起一把,搓揉嗅闻,吸吮久违的醇香。

人在旅途

万卷秋色染秦巴

余佑学

秦巴地区的秋景, 山色葱茏尽染, 田间金黄片片。大棚和零星菜园里的丝瓜、黄瓜、豆角、青椒、韭菜等绿叶时鲜,琳琅满目; 红色、黄色、棕黑色的彩色西红柿, 还有水果味的菜椒、紫色的茄子、红黄色南瓜进入成熟期; 黄红色的水蜜桃、蟠桃、黄桃、青皮、麻皮、黄皮的梨、红黄色的李子, 一串串的葡萄和猕猴桃缀满枝头; 乌红色的野板栗和核桃前脚跟着后腿跑进农贸市场; 蔬果色泽丰富, 有的晶莹剔透, 有的艳眸夺目, 沁人心脾的清香, 四处弥漫。色诱秦巴风物好, 醉是山珍多馈赠。

在秦巴山地, 还有一种比岁月更长的物候气象, 叫秋天的雨。这雨下起来, 少则十天半月, 多则一个多月, 很少有空档的年份。

“秋雨绵绵几时休, 泛我心中几多愁。清风时过惹人醉, 独在雨中忆梦幽。”陕南秋天的雨, 不急不躁, 慢慢悠悠从灰蒙蒙的天空落下来, 细雨轻风, 如烟带雾, 山川河流, 田间地头, 全都笼罩在一片烟雨朦胧中。田地泥泞, 江河普涨, 一雨醉了千年。

山上浓雾戴上帽, 河溪潺潺起雾罩, 木叶萧瑟纷纷落, 田畴叹气把头摇……地也吃饱, 溪也喝足, 江河漫涨, 水痕书页, 风翻未歇, 空气里拎一把, 就拎出水来了。

秋水共长天一色, 阵阵秋蝉雁几行。雨打桂花慢慢香, 叶落枯菱静待春。绵绵秋雨, 是上天定期降人间甘露, 此后漫长的冬春, 靠的是曾经秋雨的蓄能, 大地得滋润, 万灵得哺养, 秋雨从不缺席。

村庄里街道旁, 一树树桂花骄傲绽放。金黄、浅黄、橘红、纯白, 密密匝匝, 落了一地。抬头望, 繁花缀满枝头, 虽有花落, 仍是满枝丫, 不得不佩服那一树树桂花的繁茂和坚韧不拔。

秋雨虽然时长, 滋润有度有方, 慢慢渗透地表, 温柔加持, 破坏力小, 墒情盈盈, 涵养一冬又一春。因此, 才有了年年秋水漫涨, 岁岁安然无恙。天青着色等烟雨, 谷物成熟等晴朗。滴滴答答的秋雨, 总有停歇之时, 阳光已在路上, 丰收的曲儿弹奏出动人心弦的乐章。

四时光阴, 有阳光明媚, 亦有风雨交替。浪漫秋季, 山地涨秋池, 雾里储藏故事, 山河轮回换季。淅淅沥沥的秋雨, 撵走高温燥热, 迎来秋高气爽。房檐下玉米棒子黄灿灿, 串串柿饼火红火红, 晾晒的山菌和五谷杂粮, 深情款款抚摸着醉人的秋色, 满心欢喜, 盈溢惬意。

乡土风物

风吹稻荡波浪, 陕南月河米飘香。汉江的支流月河, 跃过山峦, 淌过平坝, 缓缓流淌的清波冲积出一长溜丘陵, 平坝连着平坝, 形成一望无际的月河川道。这里是安康的“小江南”。月河川道宛如母亲温柔的怀抱, 簇拥着数以万计的黎民百姓。村落纵横, 田野肥沃, 水渠遍布, 草坪青青。恒口梅子铺因生产贡米, 让月河川道成为一颗耀眼的农业明珠。秋天的月河川道, 五彩的稻田, 飘香的金桂, 铿锵的打谷声, 彰显着丰收的气象。

“恒口贡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嘉靖年间。那时候, 产量有限的“恒口贡米”, 专供朝廷享用。进入现代社会, 经农业权威机构认证, “恒口贡米”硒元素适中, 营养价值高, 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对人体健康大有裨益, 多次被评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金秋八月, 稻谷恰逢收获季节。恒口示范区梅子铺安乐村一派繁忙景象, 这里的 20 亩五彩试验田正待丰收。它是新农业种植的一个缩影, 也是美丽乡村建设及月河川道农业观光带试点。

说起五彩实验稻田的种植, 精明干练的安乐村人如数家珍。五彩试验田因种植有五种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稻谷而得名, 含五谷丰登, 年年有余之意。鸟瞰五彩田, 稻不呈现青绿、墨绿、紫黑、金黄和浅黄五种缤纷色彩, 这些色彩各异的地块交错排列, 和谐之美、层次分明, 宛若铺就大地的壮锦。无人机上左右, 无论镜头从哪个角度俯视切入, 色彩都十分艳丽、极富美感。正逢抽穗扬花期, 彩色的水稻花配上稻田青绿的底色, 就是一幅现代田园五彩美丽生态画卷, 展现在山水间。

一片片稻田苍翠欲滴, 微风吹过, 稻浪起伏, 送来淡淡清香。而五彩稻田里不仅种植彩色稻谷, 还利用物种间共生共荣的和谱生物链形成配套养殖, 泥鳅、龙虾、稻花鱼、水鸭, 一环套一环, 一物链一物, 不仅稻田产量高, 经济价值大, 而且是游客观光旅游的网红打卡地, 更是鸥鹭珍稀鸟类的栖息地。蝉鸣声声, 彩蝶纷

往事并不如烟

新中国成立迎来 76 载华诞,而我,这个比新中国成立仅小一岁的老人,业已迈入人生暮年。回望来时路, 忽忍不住感慨: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早已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挣脱苦难的新生; 没有共产党的引领, 就没有如今这般山河锦绣、国富民强的新时代。

人到老年, 记忆总爱往旧时光里钻。老家在安康, 如今提起它, 人们会想到青山叠翠、绿水绕城的美景。可儿时的印象, 那里的贫困像沉重的大山, 压在每个百姓的肩头。新中国成立前, 全家的生计全靠父亲做“窝窝馍”维系, 那带着麦香的点心是一家人的救命粮, 可这份手艺, 如今早已湮没在岁月里。母亲则要带着姐姐去捡茶叶, 指尖被茶梗磨得粗糙, 换来的微薄收入, 也仅够糊口。

解放军进驻安康城时, 是我记忆里最明亮的一天。他们住在城里文化馆, 每天都会来我家订馍。有次结算时, 他们不小心少给了钱, 父母对着账本算了好几遍, 却没敢上门去要——在旧社会受够了欺压的百姓, 早已习惯了隐忍。可谁也没料到, 翌日一早, 解放军战士就主动把钱送了回来, 还笑着说, 部队首长觉得老先生的手艺好, 想请他去部队做饭。但父亲因为以前被抓壮丁时打伤了腿落下残疾, 只能遗憾错过加入人民军队的机会, 可那份被尊重的情分, 却像冬日里的暖阳, 一直照耀在我们家庭每个人心里。

真正改写我家命运的, 是我姐姐。她比我大 12 岁, 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 姐姐白天跟着母亲去茶厂捡茶, 夜晚就去夜校读书——在那个女子读书尚且稀罕的年代, 姐姐眼里的光, 比夜校的灯火还亮堂。不久, 姐姐参加了工作, 在城关镇当档案员和通信员, 同年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小时候, 我总把姐姐当成偶像, 觉得她身上有一股无所畏惧的正能量, 那是时代信仰赋予她的光芒。

1958 年我上小学时, 安康城还没通上电。我们最羡慕现代化, 课间总爱念着顺口溜: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每念一遍, 就对“电灯”多一分向往。直到 1960 年, 上三年级时, 安康城终于通了电, 可普通人家根本用不上, 即便少数人家用上了, 也只是一盏 15 瓦的小灯泡, 昏黄的灯光却足以让我们羡慕好久。四年级, 城里主要街道装上路灯, 每当傍晚路灯亮起, 我总爱拉着小伙伴在灯下疯跑, 看着自己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 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

那时安康城里人吃水, 全靠去汉江河里挑。从四年级第二学期开始, 每天下午放学, 我放下书包就拿起扁担水桶, 去河里挑两担水回家。遇到下雨天, 河水变得浑浊, 挑回来的水要撒上白矾, 等泥沙沉淀后才能饮用。1963 年, 安康通了自来水, 东门设个水站, 一毛钱一担水, 可每天都排着长龙的队伍, 有时候等上大半天都轮不上, 反倒不如去河里挑水方便。那时洗衣服都在汉江边, 我常挑着装满衣服的竹篮, 跟着母亲去江边。江边挤满浣衣人, 棒槌捶打的欸乃声与说笑声混杂一起, 伴着汉江的流水声, 成了童年里最鲜活

的风景。供人们休息, 坐在正房前高高的石坎上, 视野极为开阔。看来这不是一般人家。闲谈间, 老人从屋里抱出一面相框, 相框里的男人五十岁左右, 四方脸膛, 头戴礼帽, 白色长袍, 黑色马褂, 端坐于太师椅上, 眉宇间英气逼人, 不怒自威。老人向我们介绍说, 此人是其太祖爷石良琛, 同治年间中过武举, 曾在宝鸡凤翔做过知县。

老人石全传, 今年 75 岁, 虽然腿脚有些不便, 但身体硬朗, 目前是万福村的护路员, 负责万福村泥土路的杂草清除、路基路面养护等。这是铜钱关镇为了保护古村落, 专门设置的公益性岗位。

作为国家级第三批传统古村落的铜钱关镇万福村, 小地名称“石家湾”, 也被称为“石家老院”, 地理海拔约 890 米, 村民大多姓“石”。万福村石家老院形成于清初, 距今约 400 年, 典型的清代四合院建筑风格。石家老院是铜钱关镇现存规模较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保存较完好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传统古村落, 后正式命名“万福村”。

沿着庄稼丛生的小径, 我们走进万福村一

知往鉴今

月河川道贡米香

任雪蛟

飞, 蛙鼓阵阵, 群鸟飞旋。在这里, 天然绿色无公害贡米独享一切荣光和荣耀, 水稻生长过程中无公害茁壮成长, 均以物理和天然的防虫杀虫, 保持了贡米的独有的品质口感, 香远益清, 清香扑鼻。

甘甜清冽的山泉水绵绵不断地供给稻田, 富硒土壤源源不断地滋养稻田, 五个月的阳光、雨露、风吹, 孕育出恒口贡米外观晶莹剔透、色泽如玉、口感独特、闻之留香。昔日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恒口贡米”, 咱老百姓也能享用。谈起销售, 自从建立产供销一体化机制后, 恒口贡米按照规模化种植、基地化管理、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产销加一体化服务中追求卓越, 开发最大值。通过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参与展销, 利用消费平台等措施, 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打响了恒口贡米品牌, 成为名副其实的“香饽饽”, 并供不应求。

乡村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早熟的稻米等待尝新, 用新米蒸出的米饭晶莹剔透、粒粒分明, 就算只是一碗简单的白饭也能让我们食客食欲大增。米饭初入口时口感软糯, 香气扑鼻, 稍微咀嚼之后淡淡谷物的清甜涌上舌尖, 再嚼几口甜味愈浓。其馨香绵软的口感、晶莹剔透饱满的外形, 食用口感舒适、清香中略带甜味, 独有的清香在口腔鼻腔芬芳四溢、齿颊留香。这时一种对食物的幸福满足感油然而生, 不禁感叹农人历经日晒风吹、辛勤劳作而捧出的这份沉甸甸情谊, 因此也就愈发地感恩自然、感恩土地、感恩农人带给我们舌尖上的馈赠。

好米蒸好饭。在梅子铺, 农家乐大锅里蒸出的柴火饭是让人垂涎欲滴的乡村美味。米饭、锅巴、米汤, 更是百吃不厌的珍馐。锅巴软硬适中、焦黄香脆, 配上本地的豆腐乳一起吃, 那味道啧啧香。嘎嘎碗, 城里人用的电饭锅可做不出这样有烟火气而又香脆可口的美食。米汤, 是巧媳妇煮饭时舀出多余的汤水, 营养丰富、清香微甜的米汤更是农村最常见的饮品, 稍微放些白糖放凉后喝, 味道秒杀一切高档饮

新旧时代话安康

马世义

六年级的暑假, 偶然从给父亲送饭的乡亲嘴里听说, 供销社队招初中生去仓库干活, 一天能挣八毛钱。那时我个子高, 看着像个小孩子, 就偷偷报了名。母亲知道后, 抚摸着我的头心痛地说: “你人小, 干不了重活。”可看着家里的窘境, 还是坚持要去——我想帮母亲分担, 想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我的主要工作, 是把大包的货物过秤后分成小包, 再运往西安。最危险的是分装大桶的土漆, 土漆沾到身上洗不掉, 会让皮肤溃烂, 所以每次干活前, 我们都用破布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两只眼睛。从暑假开始, 我一直干到 1968 年下乡前。下乡前, 我还去修了二十多天河堤, 一个假期能挣二三十元, 我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全部交给母亲。直到 1966 年去北京之前, 我身上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自己勤工俭学挣来的。

上初一后, 我突然就懂事了。那时学校里开始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 我抱着厚厚的毛选, 一字一句地读, 越读越觉得心里亮堂。初一第一学期末, 我结合自己勤工俭学的经历, 写了一篇学习毛选的心得。班主任姚老师看了后, 耐心地帮我修改, 还鼓励我投给《安康日报》。抱着试试的心态把稿子寄了出去, 没过多久, 报纸居然刊登了我的文章, 还加了几句编者按。那天, 我拿着报纸, 激动得手都在发抖——我没想到, 自己的心里话能被这么多人看到。从那以后, 我成了县里的学毛选积极分子, 还去参加了表彰大会。站在台上的那一刻, 我暗暗下定决心: 要永远听党的话, 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安康城里人吃水, 全靠去汉江河里挑。从四年级第二学期开始, 每天下午放学, 我放下书包就拿起扁担水桶, 去河里挑两担水回家。遇到下雨天, 河水变得浑浊, 挑回来的水要撒上白矾, 等泥沙沉淀后才能饮用。1963 年, 安康通了自来水, 东门设个水站, 一毛钱一担水, 可每天都排着长龙的队伍, 有时候等上大半天都轮不上, 反倒不如去河里挑水方便。那时洗衣服都在汉江边, 我常挑着装满衣服的竹篮, 跟着母亲去江边。江边挤满浣衣人, 棒槌捶打的欸乃声与说笑声混杂一起, 伴着汉江的流水声, 成了童年里最鲜活

的风景。

万福古村落记

石昌林

座座古建筑中。这些古建筑皆依山势而建, 坐北朝南, 是石氏先民们遵循顺势而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修建的居所。这些老宅院总体呈“四合院”布局, 修硬山马头墙, 屋顶青板瓦覆盖, 留阴阳屋面。步入其中, 可见抬梁式屋架, 山墙多有壁窗, 浮雕花格门窗, 有绣楼、书房、客厅、花园、晒台等。从大门进入, 穿过厅堂后皆为“口”字形的天井庭院, 方形长扁不一, 多以石板石条铺砌。

我们驻足在一户人家高大的马头墙前。房屋建筑大部分已经倒塌, 只留下厚重的大门和门前高高的青石石阶, 残垣断壁, 尽显沧桑。但门楣两侧高耸的马头墙和门前两尊威武的石狮, 仿佛还在向着世人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在一户人家后院的石坎上, 一块石碑赫然出现眼前, 石碑上刻“泰山石敢当”五个魏碑体大字。

我们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一块墓碑上, 碑文记载, 明末清初石族祖先石汉武因辟战乱, 辗转于此, 发现此乃“世外桃源”后决定在此定居, 繁衍生息。

世相漫笔

山城听雨

蒲小茶

入秋以后, 山城就再也不缺雨水。

在一场秋雨一场寒风中, 气温持续走低, 细雨扯连阴, 灰瓦屋檐下, 猪舍草棚边, 滴滴答答, 拂不去, 赶不走, 沟沟河河里的水也莫名地丰沛了许多。不嫌事多的雾拉拉扯扯, 山间地头, 房前屋后, 营造了一种“雨水连天共一色”的景象。那隐身于雾里的大山、楼房、古树若隐若现, 仿若仙境。

许多事情, 只要有雨的牵绊, 就越发潮湿起来, 想着天气快快晴朗起来, 即便是似火的太阳炙烤一下也好, 人住住就是这样, 越是缺少越是盼望得到, 可雨水偏偏和你唱对台戏一样, 你越是盼望着天空早点晴朗起来, 他越是不紧不慢地在小城徜徉你不想离去。可能是留恋小城的古朴, 留恋小城的静谧吧!

其实, 下雨也是很有趣的。那时候在白河县家机村村小教书, 当时的房子是陕南特色的石板房, 天长日久, 石板在自身的重力下滑动, 石板



事事如意 (中国画)

王晓琪作